



潘公凯挥毫泼墨 (周建平 摄)

千年墨魂一脉承

——写在天一阁书画艺术院成立之际

陈朝霞 贺宇红

书画传奇添佳话

1566年，当范钦建成天一阁时，“代不分书，书不出阁”等严格家训，让他梦牵魂绕的藏书楼代代相传，440余年间，浙东书画传承在此发生几多故事、几多佳话！

而当代的天一阁，是郭沫若眼中“林泉雅洁多奇石，楼阁清瘦类硕儒”的福地，是潘天寿心中的“南国书城”，是沙孟海笔下“东壁图书府，西园翰墨林”的宝库，也是饶宗颐诗中“山水有灵开卷轴，云烟过眼类风灯”的圣地。

1962年10月26日、27日，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两访天一阁。虽不知他在明州碑林前、在案几书架中、在满目的书画世界里，有何感怀，但是，他笔走龙蛇、一气呵成的诗文记录了他的思想点墨——“明州天一阁藏书，福地雅洁不虞。历劫仅余五分一，至今犹有万卷余。林泉雅洁多奇石，楼阁清瘦类硕儒。地六成之逢解放，人民珍惜胜明珠。”而再次展纸研墨，写下一副对联“好事流芳千古，良书播惠九州”，则对天一阁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褒扬。

同年初冬，画坛巨擘潘天寿书赠天一阁“南国书城”四字，匾额至今悬挂于西大门之上。这骨力铿锵的四个大字蕴藉朴实、内含不露，在炉火纯青的书法造诣中，大师对家乡的拳拳之心深藏其中。

沙孟海被公认为中国当代“书坛泰斗”，曾任西泠印社社长的他与家乡天一阁有着不解之缘，留下20余件作品，令天一阁蓬壁生辉——

1963年夏，沙孟海为天一阁撰写了行书楹联“建阁阅四百载，藏书数第一家”；1964年，他为天一阁所藏全祖望《辞家》诗留墨迹作跋；1980年3月，为黄庭坚草书《刘梦得竹枝词》长卷作跋；1981年春，在落成不久的西大门挥毫书写“古阁藏英”四字匾额；1982年，来天一阁搜集材料编纂《中国书法史图录》，题写“东壁图书府，西园翰墨林”；1991年10月5日，为筹建沙孟海书学院，91岁高龄的沙老最后一次来到天一阁，提督万斯同的《明史稿》，此前他撰有《万季野明史稿题记》一文。

同年年初冬，画坛巨擘潘天寿书赠天一阁“南国书城”四字，匾额至今悬挂于西大门之上。这骨力铿锵的四个大字蕴藉朴实、内含不露，在炉火纯青的书法造诣中，大师对家乡的拳拳之心深藏其中。

沙孟海被公认为中国当代“书坛泰斗”，曾任西泠印社社长的他与家乡天一阁有着不解之缘，留下20余件作品，令天一阁蓬壁生辉——

2013年10月15日，96岁高龄的饶宗颐在香港正式接受聘书，担任天一阁博物馆名誉馆长，特书“书藏古今，港通天下”一幅，赠送给宁波市政府，为天一阁当代书画传奇又增添了新的佳话。

书城逢春开新篇

如何更好地保护、开发、利用丰厚的书画馆藏，成为天一阁今后发展面临的新课题。2014年1月11日，天一阁书画艺术院正式成立，一扇传承浙东千年墨韵的厚重文化之门悄然开启，一部将宝贵文化遗产普惠后人的新篇章开始谱写。

书画艺术院汇集了我国书画界的强强阵容——潘天寿之子、我国著名书画家、中央美术学院潘公凯受聘担任天一阁书画艺术院名誉院长，著名书法家、篆刻家、西泠印社名誉社长高式熊，著名国画家吴明山，著名书法家陈振濂、鲍贤伦，著名油画家陈继武受聘担任书画院顾问，此外，40余位国内著名书画家被聘为首批特约书画家。

文化引领不该失。“书画艺术院要在弘扬宁波、浙江一带的文化传统，引导书画领域的良好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，只有通过书画这门艺术提高人的精神质量，才能繁荣宁波文化，才能更好地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。如此，天一阁书画艺术院的建立，必将是有重要意义的。”

440余年薪火相传，天一阁谱写了书画传承生生不息的瑰丽诗篇；几千年风雨兼程，浙东墨魂积淀了悠悠深邃的文化特质。当时间的车轮定格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时代，天一阁依旧在执着前行，一步一步，与时代携手，一级一级，向国际进发。

欣闻喜讯，饶宗颐发来贺信，指出“天一阁书画院成立，必将为吾国文化复兴事业作出大的贡献”，“日后入庠之古今佳作必有更胜于前者，我谨此为之祝贺”。

潘公凯欣然提笔，写下“书城逢春”四个大字，与西大门上父亲潘天寿“南国书城”四字遥相呼应，实现了父与子的传承。他还把画的主题引向深入，与夫人、著名国画家励国仪合作，完成《春深图》一幅。

潘公凯还意识到了这是家乡文化传承的春之声。“宁波是一个文化之乡，历史上出过一大批文化名人。人才辈出，说明这座城市文化氛围好、文化传承好，而天一阁就是文化传承的象征。”他感慨万千，“成立书画艺术院，是宁波在文化传承方面做的一件好事，今后天一阁在藏书之外，必将在当代书画活动中发挥鲜活的作用，为宁波乃至浙江书画活动作出新的贡献。”

蓝图已在潘公凯心中绘就——核心任务不能忘。“书画艺术院不缺艺术家，缺的是学术研究。只有加强研究，研究艺术风格、书画笔

墨、书画历史，才能使书画形成新的艺术面貌、有好的创作，才能更有力地推进书画向大众的宣发步伐，这与艺术为民是一致的。”

国学传承不能丢。“天一阁是古老的藏书楼，古籍正是国学的智慧凝结，这是书画艺术院的特色与优势。书画艺术院要与藏书结合，与国学结合，充分挖掘天一阁藏书中的儒、道、释思想，使其与当代中国的书画创新结合起来。”



天一阁书画艺术院成立暨天一阁藏书画珍品展开幕式 (周建平 摄)



明·文征明《万整争流图扇面》

于是，包括丰坊临《兰亭集序》等手迹在内的万卷楼旧物留存至今。不仅如此，明朝后，甬籍名士的丹青翰墨藏天一阁。这其中，包括与范钦同时代的戏曲家屠隆、书法家金泚，清朝浙江第一位状元史大成，清初“吴门画派”代表吕焕成，被日本坛奉为“清朝王羲之”的梅调鼎等，浙东墨魂为天一阁增添了别样韵味。

梳理浙东书画发展脉络，不难发现其与藏书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毕竟“书画同源”观念自古有之。诗、书、画三绝又是古代文人的至高理想，于是，读书、翰墨、丹青，成为文人雅士毕生奋斗的目标；于是，藏书、藏书画、藏碑帖刻石，成为藏书家苦心孤诣的追求。

在月湖畔的幽深巷间，矗立过宋代楼钥的东楼、史守之的碧泾，元代袁楠的清容居，明代丰坊的万卷楼、范钦的天一阁……这里曾经书香与墨香齐飞，然历经风雨沧桑，唯天一阁岿然屹立。但是可以欣慰的是，那些累世珍藏的书画碑石等瑰宝由此一脉相承，至今依然焕发着光彩。

楼钥酷爱收藏画作，他不仅把当时书画名家徐克、刘岑作品纳入书楼，亦与画牛奇才释智融、画枯木奇士王卿月等交游甚广，“数年间，时得其得意之笔。”一时间，东楼藏书逾万卷，书画不胜数。

1561年，范钦始建天一阁之时，同时代万卷楼主丰坊正值晚年。丰坊与范钦，万卷楼与天一阁，是明代浙东书画传承的重要一环。

丰坊是书法大家，篆、隶、行、草、楷五体皆精，文征明盛赞“丰先生无一点一画，不自古人中来”，董其昌则称“丰考功（丰坊）文待诏（文征明）皆墨池董狐也。”丰坊又是藏书大家，他尽售家中良田千余亩，购法书、名帖，藏书万卷，故称“万卷楼”。然而充满悲情的是，艺术上的日臻佳境却不能平复他仕途不顺的郁闷，晚年的他得“心疾”，行为怪诞，万卷藏书被窃十之六七，后又遭大火，损失惨重。无奈之下，他写下“碧泾园、丰氏宅，售于范侍郎为业，南禺笔”，将剩余之书尽售于好友范钦。

堪称“镇馆之宝”。与苏轼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的黄庭坚，其独特的草书以神奇诡怪独步天下。在其存世六幅作品中，《刘禹锡竹枝词卷》是唯一的绢本。竹枝词是唐朝诗人刘禹锡独创的类似七言词，共九篇，充满生活气息和民歌风味。黄庭坚一生喜欢刘禹锡诗词，此卷书法作于宋绍圣三年（1096年），黄庭坚时年52岁。这幅40行、283字的作品如行云流水，笔墨酣畅，尽显“黄体”神韵。

吴镇的画作《双树坡石图轴》是另一件“镇馆之宝”。与黄公望、王蒙、倪瓒并称“元四家”的吴镇擅山水、墨竹，其独树一帜的墨法倾倒了元以后的历代大家，沈周、文征明、恽南田、八大山人等均对其推崇备至。《双树坡石图轴》以一前一后、一枯一荣、一高一矮两棵树的强烈对比，营造了凄静、孤寂、超凡脱俗的境界。

元代李衍楷书《张公艺赞》，被专家鉴定为李衍唯一的传世书法；明代徐渭的花鸟画传世众多，其人物画存世甚少，《渡海观音图轴》正是其人物画佳作；明代陈淳以花鸟画见长，《云山春

“明州天一阁藏书，福地雅洁不虞”——郭沫若赠天一阁诗句。

“南国书城”——潘天寿题写的匾额如今高悬在天一阁的正大门上。

“书藏古今，港通天下”——天一阁的藏书已成为宁波城市形象口号的代言者。

的确，30余万卷古籍、8万余卷珍善本，有着440余年历史、亚洲第一、世界第三的私人藏书楼天一阁因“书”誉满学林、闻名于世。

然而，因藏书盛名所掩，天一阁所藏金石书画却鲜为人知。

“东壁图书府，西园翰墨林”——沙孟海将天一阁所藏书画与藏书相提并论。

“天一阁藏书楼该另有一称呼，叫做天一阁藏画楼。”冯骥才在《天一阁观画记》中如此感叹道。

4000余幅历代书画，4000余种历代碑帖——其实，天一阁所藏金石书画蔚然可观，其风格流派多样、名家佳作荟萃，与其藏书一道堪称学艺双璧。

2014年1月11日，天一阁书画艺术院成立，这当是天一阁发展史上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，这标志着作为宁波“城市书房”的天一阁在以藏书闻名天下之外，又开启了一扇集书画收藏、展示、交流、研究、鉴赏、出版为一体的厚重文化之门。

翰墨丹青渊源长

追溯浙东书画之风，不得不提西子湖畔孤山上西泠印社汉三老石室内的《汉三老碑》。

清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，一方石碑在浙江余姚星山出土。在略有残缺的碑额上，记录了一位名通的汉代地方官“三老”祖孙三代的名字（沛字）和祖、父辈逝世的日子（忌日）。虽然碑文内容平常，但是介于篆隶之间的270个字浑厚遒劲，这方东汉建武年间的《汉三老碑》被誉为“浙东第一石”。

1900多年前浙东便有如此杰作令人震撼，其实，浙东从来就不乏书画名家大家，据统计，自三国以来，历代宁波书画家有800余人，留下不少传世佳作。

汉唐时期的余姚虞氏家族，历时500年不衰，并将书法艺术推至一个高峰。其中的佼佼者当属宁波历史上第一位称誉国内的书法家虞世南。这位唐太宗李世民的老师，被唐太宗冠以德行、忠直、博学、文辞、书翰“五绝”，他继承王羲之、王献之“二王”笔法，外柔内刚、圆融遒丽，与欧阳询、褚遂良、薛稷并称“初唐四大家”。

及至宋时，张孝祥、张即之叔侄的书法，楼氏家族的书画传承是浙东书画的又一亮点。

张孝祥深得颜鲁公用笔精髓，又糅合欧阳询、米芾的笔法，其书法清劲力逸、雄秀兼具，陆游称之“为时所贵重，锦囊玉轴，无家为之”，宋高宗赞曰“必将名世”，可见其影响



元·吴镇《双树坡石图轴》

一斑。如今，在天童寺所存《宋宏智禅师塔铭》中，依然可观其充满感染力的大作。

浙东书风在全国的领袖地位始于张即之。受伯父张孝祥影响，张即之始学米芾，后又另辟蹊径自创一体，其笔势劲峭、结体缜密，于茂密疏淡间情趣盎然，被称为南宋书坛上“首屈一指的开拓者”。不说其神韵动人的各类书法，单说其所留若干《金刚经》经卷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所藏者魄力沉雄，似有千钧之力；日本京都智照院所藏者清道萧远，又显坚实俊秀。生长于四明的他，留下诸如“庆源”、“清虚世界”、“桃园福地”等匾额遗墨更是比比皆是。天一阁所藏《重建逸老堂记碑》则是其在开庆元年（1259年）月湖柳汀贺章祠重建时所书，亦是迄今所发现唯一一块张氏石碑。

楼氏家族称得上是宋时浙东一个极具艺术修养的家族。“门前莫约频来客，坐上同观未见书。”月湖畔楼氏藏书楼“东楼”前当年曾有这样一幅书斋联，可见其求书若渴之情，而其收藏却并不限于书，书画、篆刻等收藏亦是其家族传统。

楼氏家族中，楼璘为当时最负盛名的画家，其所绘45幅《耕织图》被誉为“中国最早完整地记录男耕女织的画卷”，同时又以“世界首部农业科普画册”载入史册，影响远播日韩、欧美。其正本自然进呈宋高宗收于宫内，而副本由侄儿楼钥题跋，在南宋嘉定三年（1210年）刻成石碑，今天天一阁明州碑林尚存三段。

缙素锦轴增阁辉

在藏书盛名之下，天一阁内金石书画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，当揭开其神秘面纱，一个令人瞩目的书画世界便豁然开朗。

天一阁主人范钦本身就是书法家，其行书、草书可比肩沈周、文征明，丰坊赞之“海南奇才未尚绝”。1978年3月，当沙孟海观范钦自书《诗翰长卷》后，为之题跋200余字，盛赞其“与万卷图书并传不朽，亦盛事之佳话也。”同年11月8日，赵朴初莅临天一阁观《诗翰长卷》，同样为其诗作和书风触动，当即泼墨，留下“书卷留天地，谈笑混干戈”对联。

在藏书之外，书画典藏顺理成章成为范钦的爱好，亦成为天一阁的重要传统。如今，涓涓细流已汇成浩瀚波涛——目前，天一阁藏有4000余幅历代书画，4000余种历代碑帖。

历代书画中近八成成为名家之作，基本涵盖了明清以来浙派、吴门画派、松江画派、扬州八怪、四王、四僧、海派等重要画派，其中有诸多难得一见的稀有画作，乃至传世孤作。

黄庭坚的草书《刘禹锡竹枝词卷》